

内地与香港婚姻家庭案件的承认与执行

邹玉琪 李 卫

(沈阳师范大学 法学院 辽宁 沈阳 110003; 法库县人民检察院 辽宁 法库 110499)

摘要: 一直以来, 内地与香港之间的婚姻家庭案件没有个专门性的法律规定, 这难免使得两地的婚姻家庭案件处理起来变得略显复杂。2017年出现转机之后, 内地与香港地区之间的婚姻家庭案件处理起来变得有法可依起来。本文拟从内地与香港之间婚姻家庭案件的承认与执行入手, 结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内地与香港特别行政区法院相互认可和执行婚姻家庭民事案件判决的安排》, 分析两地婚姻家庭案件的承认与执行中存在的问题, 促进两地婚姻家庭案件的认可与执行。

关键词: 区际司法协助; 婚姻家庭案件; 承认与执行

Recognition and enforcement of marriage and family cases between the mainland and Hong Kong

Zou Yuqi Li Wei

(Shenyang Normal University Law school; Shenyang, Liaoning; 110003; Faku County People's Procuratorate; Faku Liaoning; 110499)

Abstract: For a long time, there is no special legal provision for marriage and family cases between the mainland and Hong Kong, which inevitably makes the handling of marriage and family cases in both places slightly complicated. After a turnaround in 2017, the marriage and family cases between the mainland and Hong Kong became legal. This paper intends to start with the recognition and enforcement of marriage and family cases between the mainland and Hong Kong, and combine with the Arrangement of the Supreme People's Court on the Mutual Recognition and Enforcement of Civil Judgments on Marriage and Family Cases between the Mainland and Hong Kong Special Administrative Region Courts, to analyze the problems in the recognition and enforcement of marriage and family cases in the two places, so as to promote the recognition and enforcement of marriage and family cases in the two places.

Keywords: Interregional judicial assistance; Marriage and Family Affairs Cases; Recognition and enforcement

引言

在回归之前, 香港对于内地的离婚案件奉行的是在不违反法律的基本原则和香港社会的公序良俗的前提下, 对于内地做出的关于香港的判决或裁定, 可以承认其效力。然而遗憾的是, 在回归之后, 内地对于香港的判决与裁定的态度变得更为谨慎, 例如广东高院对于香港的离婚案件鉴于内地与香港缺乏双边安排为由, 暂不予以承认香港法院所作出的离婚判决与裁定^[1]。在此背景之下, 2022年我国实施《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内地与香港特别行政区法院相互认可和执行婚姻家庭民事案件判决的安排》(以下简称《婚姻家庭安排》), 为解决内地与香港之间的婚姻家庭判决案件提供了法律依据。

一、内地与香港婚姻家庭案件的承认与执行之演变历程

在如今内地与香港联系日益密切的背景下, 内地与香港之间的婚姻家庭案件将会出现逐年上升趋势, 因此, 制定内地与香港之间的婚姻家庭案件的司法协助成为必然之举。

2010年, 内地与香港婚姻家庭案件的承认与执行问题迎来了转机, 香港终审法院对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的离婚判决作出了认可。次年, 广东中院对于香港特区的离婚判决也作出了批复。此后几年, 各地法院相继认可了香港法院的离婚判决, 但把财产分割问题以及子女抚养问题排除在外。遗憾的是, 内地法院所做出的离婚判决在香港法院并没有得到高度认可, 仅仅有极小部分的离婚判决可以得到内地法院的认可。然而就算香港法院的离婚判决得到了认可, 但由于内地法院对于财产和子女抚养问题被排除在法院认可之外, 故

此为了解决这两方面的问题, 当事人很有可能会在内地在此提起诉讼, 这就造成了浪费诉讼资源的问题。

最高人民法院于2017年通过了《婚姻家庭安排》, 并于2022年开始实施。自此, 内地与香港婚姻家庭案件判决的承认与执行便拥有了法律依据。

二、《婚姻家庭安排》的范围分析

(一)《婚姻家庭安排》涉及案件

《婚姻家庭安排》第三条对于婚姻家庭民事案件进行了明确的规定。其中内地判决的种类包括十四种; 香港特区的判决种类包括十二种。

对于《婚姻家庭案件》中内地判决所涉及的主要问题是是否应当限定当事人的籍贯问题。肯定一方认为应当限制当事人的籍贯: 在内地提起的诉讼, 其中一方当事人应当为内地公民; 同样地, 在香港特区提起的诉讼, 其中一方当事人应当为香港永久性居民。否定一方认为, 对于婚姻家庭民事判决的认可与执行问题, 不需要追究当事人的籍贯问题。为了更好地满足司法实践的需求, 对于当事人的籍贯问题不需要进行严格限制。此举是为了对婚姻家庭民事判决在最大范围内认可与执行, 给予当事人最大便利。

通过《婚姻家庭安排》中对于香港地区判决进行分析, 不难发现香港特区对于婚姻家庭案件的法律术语与内地相比还是存在一定差异。通过香港法例的规定来看《婚姻家庭安排》中的法律规定: 《婚姻家庭安排》中所规定的“离婚绝对判定”相当于内地案件中

所规定的离婚纠纷,值得注意的是与其相对的离婚暂准判令,离婚暂准判令不具有终局型,故此内地法院不应对其作出认可与执行;离婚无效绝对判令应包含内地的无效婚姻和可撤销婚姻;《婚姻家事安排》中所规定的“赡养令”,对应的是我国内地的婚内夫妻财产分割纠纷以及抚养纠纷案件、夫妻之间抚养纠纷案件,对于赡养令的规定,能够很好地弥补内地与香港特区之间关于赡养令方面的法律空缺;财产转让及出售财产令相当于内地的离婚纠纷与离婚后的财产纠纷;而《已婚者地位条例》之下的有关财产的判令,则等同于内地的婚内夫妻财产纠纷;领养令相当于内地的确认收养关系纠纷案件,但领养令需要特别注意的是,香港特区的领养关系一旦成立,则不允许解除;对于管养令案件,香港特区区分的较为细致,既包括对于抚养权案件的管养令,也包括对于未成年人的管养令。^[2]

《婚姻家事安排》为了尽可能扩大其适用范围,采取了最大公约数的原则,将内地与香港特区的婚姻家事案件纳入其中,方便当事人的同时也避免了诉讼资源的浪费。

(二)《婚姻家事安排》未涉及案件

《婚姻家事安排》中对于内地与香港特区之间的婚姻家事安排案件,并非完全相同。这就意味着《婚姻家事安排》并不能涵盖所有婚姻家庭案件,仍有小部分婚姻家事案件被排除在《婚姻家事安排》之外。对于内地的婚姻家事案件中,《婚姻家事安排》并不包括成年人的监护权纠纷案件、赡养纠纷案件、继承纠纷案件以及非夫妻之间的扶养纠纷案件。同样根据香港法例,也有部分香港婚姻家事案件并不在《婚姻家事安排》之列,例如裁判分局的判令、委任监护人的命令以及对当事人子女的保护的命令等。

《婚姻家事安排》中,案件的适用范围采取的是列举式的方法,故此安排中未规定的婚姻家事案件当然在对方认可与执行的范围之内。对于上述所阐明的《婚姻家事案件》未涉及的案件,存在着认可与执行的适用困难。

三、内地与香港婚姻家事案件的承认与执行之问题探究

(一)造成二次诉讼的问题

诚然,随着《婚姻家事安排》的应用,内地与香港特区之间的绝大多数婚姻家事案件将被纳入适用范围,只有小部分案件仍不在《婚姻家事安排》之内。但是,婚姻家事案件往往包含多个不同的诉讼请求,倘若当事人的诉讼请求涉及到《婚姻家事安排》中所未涉及的事项,就难免会造成二次诉讼的问题。

造成二次诉讼最主要的原因是《婚姻家事安排》并未完全涵盖两地的婚姻家事案件。基于此,我们可以有以下的解决方式:其一,对于《婚姻家事安排》中未涉及的案件,我们可以按照2019年签署的《关于内地与香港特别行政区法院相互认可和执行民商事案件判决的安排》来解决当事人之间的纠纷;其二,对于既不能适用前述安排与《婚姻家事安排》的案件,我们可以运用基本原则,也即个案协助的基本原则来进行认可与适用。^[3]

(二)造成平行诉讼的问题

此处所指的平行诉讼就是指当事人同时在内地和香港特区提起的关于婚姻家事案件的诉讼。这不仅仅会造成司法资源的浪费,还可能会产生损害一方当事人权益的问题。

例如较为出名的马琳诉杨军案,二者在深圳注册登记结婚后移居香港。2006年,马琳在香港起诉离婚,而后几个月杨军在深圳提起离婚。深圳法院在同一年作出了离婚判决,而香港根据其法

例颁布了二者的离婚暂准判令,直至2008年才正式判决双方离婚。最终香港法院承认了深圳法院的离婚判决。《婚姻家事安排》并没有涵盖规定离婚暂准判令,是故,当事人仍然有利用此判令提起平行诉讼的可能。

对于平行诉讼这种现象,在《婚姻家事安排》出台并应用后,会有所减少。为了避免此种现象的发生,我们更应该结合《婚姻家事安排》在今后应用中所出现的问题,通过最高人民法院发布司法解释的方式来进一步完善《婚姻家事安排》中所出现的问题。^[4]

(三)《婚姻家事安排》的法律效力问题^[5]

《婚姻家事安排》作为解决内地与香港特区婚姻家事案件的专门性规定,其具有怎样的法律地位?有一种观点认为,《婚姻家事安排》作为一种专门性规定,应该成为内地与香港特区婚姻家事案件认定和执行的唯一依据。这个观点将会使得《婚姻家事安排》未涉及的婚姻家事案件将得不到对方的认可与执行。另一种观点则认为,《婚姻家事安排》是内地与香港特区认可与执行婚姻家事案件的依据之一,《婚姻家事安排》中并未提及的婚姻家事案件将仍然能够按照我国内地或香港特别行政区法律的范围规定进行认定和实施。

在第二种观点下,内地与香港特区内法和《婚姻家事安排》这一专门性法律规定的效力,值得引起关注。从立法目的来看,《婚姻家事安排》是为了推动内地和香港特区之间的婚姻家事案件的认可与执行,作为内地和香港特区协商的结果的《婚姻家事安排》理应具有更高的法律效力。从司法实践上来看,香港特区把《婚姻家事安排》放在与其他普通法同一位阶上。以前述的马琳诉杨军案为例,香港法院认可深圳法院作出的离婚判决的依据是香港的《婚姻诉讼条例》,其认为深圳法院的判决并不违反香港的《婚姻诉讼条例》。由此可见,对于内地法院的判决,香港法院并不一定会按照区际司法协助来进行认可,香港特区内的普通法亦可以使内地法院的判决得到认可与执行。

内地与香港特区本就属于同一中国,我们制定《婚姻家事安排》的目的也是为了使两地的婚姻家事案件可以得到更好的认可与执行。对于《婚姻家事案件》未涉及的案件,我们当然可以运用两地的域内法进行认可与执行,保障两地案件的效力。

参考文献

- [1] 张淑娟.内地与香港婚姻家事判决认可与执行的二元分化困境及化解[J].国际法研究,2019(04):117-128.
- [2] 司艳丽.关于内地与香港婚姻家庭案件判决互认的若干问题[J].法律适用,2021(11):123-131.
- [3] 张淑娟.内地与香港婚姻家事判决认可与执行的二元分化困境及化解[J].国际法研究,2019(04):117-128.
- [4] 舒盈.内地与香港法院相互认可和执行婚姻家事判决研究[D].昆明理工大学,2020.
- [5] 张淑娟.内地与香港婚姻家事判决认可与执行的二元分化困境及化解[J].国际法研究,2019(04):117-128.

作者简介:邹玉琪(1997.12-),女,汉族,山东淄博人,法学硕士,沈阳师范大学法学院全日制研究生,研究方向:国际法学
李卫(1975.05-),男,汉族,辽宁康平人,大学本科,法库县人民检察院党组副书记、副检察长,研究方向:民法、行政法